

第一章

阮家有女





出世的悲哀

一九一〇年，阮玲玉出生在上海的一個工人家庭裡。其祖籍是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阮玲玉的父親阮用榮，號帝朝，祖輩世代務農。由於當時農村凋蔽，他實在無以為生，遂離開香山縣到上海謀事，在當時上海浦東亞細亞火油棧機器部做了一名工人。阮玲玉的母親姓何，也是廣東香山人，二十一歲時候嫁給了同鄉阮用榮。這樣一對普通夫妻在當時中國社會中是最為平凡的，也是生活在社會底層中最为善良的人。他們的性格也就影響了以後阮玲玉性格中善良的一面。

這個出身窮苦人家的孩子出世不久，父親阮用榮便求人為她取了個文靜的名字：鳳根。而誰也沒有想到，這美麗而柔弱的嬰兒，一下子跨過了兩個時代——從清王朝到了中華民國。皇帝沒有了，國號改變了，而千千萬萬中國人的生活並沒有起色，唯一改變的是男人腦後少了根辮子。小鳳根的一家仍然掙扎在飢餓與溫飽的邊緣。一出世便包圍在悲哀、愁苦中的阮玲玉，似乎注定一輩子要與悲哀聯繫在一起。在這個陰暗的房間裡，愁苦還是這麼多，生活還是如此艱難。

父母為這個出世不久的小女嬰取名叫鳳根。一個女孩取了個男孩的名字，也包含了父母希望她能夠像男孩子一樣茁壯成長，這是因為母親看到小嬰兒稚嫩的小臉上天生一對彎彎的美麗的丹鳳眼，而她的父親，從第一眼起已經為美麗的小女兒著迷，把她當做了阮家的命根子。

小鳳根三歲那年，一直病弱的長姐不幸夭折了。阮用榮夫婦面對著長女漸冷的身體，生活的貧困，愛女的離去，傷心至極。看著他們的小鳳根，這個目前唯一剩下的女兒，他們對她更加憐愛有加。

有一段日子，父親所在的亞細亞油棧的外國老闆發了善心，答應一些住得遠的工人可以搬到油棧附近的工人住宅去住。那是一段難忘的日子。幼小的鳳根每天總是穿了一身整齊乾淨的衣

褲，安靜地坐在自己家的門檻上，乖乖地等父親下班。父親一回來，顧不得洗一把臉，喝一口茶，就讓長著一雙美麗眼睛的女兒騎在肩上，到空場上去兜圈子，向鄰居們誇耀。正是父親的這種疼愛，讓阮玲玉在她成年後一樣對周圍其他人始終保持著一種愛心，也同樣渴望有人再一次地這麼疼愛她。

然而，這樣的日子僅僅過了一年，外國老闆就要把工人住宅改為高爾夫球場，強令工人全部遷出。房子破不要緊，使鳳根感到難受的是，從此減少了和父親相處的機會。每天天沒亮，父親就得早早起床，粗大的手掌在熟睡的鳳根小臉上輕輕撫摸一下，然後摸黑出門，頂著滿天星星趕到黃浦江碼頭，擺渡過江。晚上，也總是要到天黑才拖著疲乏的身子回家。鳳根就這樣一天天等待父親。

當父親瘦長的身影剛剛出現在視線中時，小鳳根那對美麗的眼睛閃動著水靈的眸光，急急地叫著撲上去，親熱地用雙手抱住父親，小臉緊貼住父親滿是鬍渣的面頰，唱了起來。這時的父親會一聲不響地攤開粗大的手掌，裡面放著鳳根喜愛的東西：廣東橄欖、陳皮梅或者是各種小玩意兒。他寧可自己多走路，少吃一個饅頭，每天也要省下錢送給美麗的小女兒一點小小的獎品。這些小玩意一般不是買些小衣服小鞋小襪子，就是買些漂亮的髮夾、綢帶和玩具手鐲等等，盡量把小女兒打扮得更加美麗。一方面是因為父親對女兒的疼愛，一方面也是想把女兒打扮得盡量體面些，免得受人奚落。

慈愛的父親一心認為，他美麗的小鳳根將來一定能夠成為有出息的人。他多麼希望自己的女兒能享受人間的種種美好。年輕的父親，不肯輕易認命，嚮往著總有那麼一天，日子會變得好好轉起來。這樣一個堅定的信念，形成一種為家人找尋幸福的方向。無疑地，父親的疼愛讓美麗的小鳳根度過了她一生中最歡樂也是最無憂無慮的一段時光。



慈父的早逝

每當父親有些零錢便會買張靠舞台邊的便宜歌劇票，帶鳳根去看戲。舞台上的五光十色，演員的唱做動作，使小小的鳳根驚呆了。舞台的燈光炫耀，在小鳳根的心裡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回到家中，便站在床上，拿著被單和母親的圍巾，像剛才親眼見過的演員那樣裝扮起來、唱起來。而每每親朋來訪，她便唱做起來，並且往往能博得滿堂喝彩。那時，她不太胖，晶瑩可愛的臉上露出笑容。

然而，幸福和歡樂對這個萬分艱難的家庭畢竟是短暫的，一場巨大的雷擊襲來，父親阮用榮因為長期營養不良和勞累過度而一病不起。年輕的阮用榮在火油棧裡幹活，這裡充滿了具有揮發性的汽油、煤油和柴油。工人的車間、庫房既不講究通風，也不提供妥善的勞動保護。在這種充滿了濃烈嗆人的氣味的環境中幹活，年長月久，不僅肺部受到嚴重傷害，身體的其他部位也受到了侵害。父親出現了肺病的症狀，日漸消瘦。肺病的醫治是需要保養的，所謂保養卻正是他們這樣的窮人家庭所缺少的三樣：休息、營養、新鮮空氣和充足的陽光。

阮玲玉父親的身體一天一天地拖著，聽天由命。直到有一天，父親大口吐起血來，從此一病不起。面對病弱的丈夫和幼小的女兒，善良的母親一邊堅強地挑起家庭的重擔，一邊暗暗祈禱菩薩能夠保佑丈夫平安渡過劫難。然而父親阮用榮還是不幸去世了。那一年，阮玲玉剛滿六歲。

阮用榮最後一次回家已是深夜，他臥倒在屋前的積水中，手裡緊握著一個被水浸濕的小紙包。裡面是他曾經許諾給鳳根用彩珠串成的耳環，是送給小女兒的最後的禮物。同時他遺憾地帶走了一個沒有實現的承諾：有一天，一家人高高興興地去電影院看場電影。

或許，阮玲玉今後走上銀幕，就是為了那深沉的父愛，為了幫父親完成這個承諾。小小的鳳根，根本無法理解「陰陽兩世永

遠相隔，生死再無通途」。在她的心裡只有感到永遠失去疼愛她的父親的恐懼。一個孩子根本無法理解的離別，一種生死的離別。

那一年是一九一五年，阮用榮被葬在了廣肇山莊，那是專門埋葬窮人的地方。年僅四十四歲的阮用榮，遺憾地留下了寡妻何氏和孤苦的小鳳根在世上。





孤女寡母相憐惜

父親的病，固然使這個貧窮的家庭顯得格外淒楚；父親的死，更使母女兩人彷彿失去了最後的希望。父親去世後，母親何阿英更孤苦了，她仍在外國人家裡幫傭，日子過得非常吃緊，母親也一天一天地衰老下去。而自小就身體瘦弱的小鳳根，小毛病也不間斷，動不動就感冒發燒。

看著在昏暗的油燈下還在努力縫補衣服來貼補家用的母親，自幼聰明過人，求知慾極強的鳳根，像大人似的發問：「媽，我們為什麼要做窮人？」「你爸爸沒有本事。」母親的回答不能滿足她的疑問，小鳳根又追問了一句，「那麼怪爸爸嗎？」母親沒有再回答，默默地似乎點了點頭，似乎又搖了搖頭。久久盤旋在孩子心頭的疑問，趕走了她的睡意。沉默了一陣子以後，鳳根靠近母親的身邊，又提出了問題：「為什麼我們不能上廠裡做工？」「我們是女人嘛。」母親嘆了口氣說。「女人就不能做事嗎？」在她的幼小天真的心靈裡，還是認為女人是可以和父親一樣出去做事的。「社會是不允許的。」母親撫摸了一下她的頭髮和小臉，說：「睡吧，別瞎想了。船到橋頭自然直，聽命吧。」

得不到一個可以信服的答案，小鳳根平添了些憂慮。她的童年色彩黑白分明，有父親陪伴的日子裡，她知道人生是有甜的，之後卻開始淺嘗人生的苦。那時阮玲玉太小了，她雖不能完全理解這一切，但失去父親和貧窮的痛苦卻是刻骨銘心的。她似乎能模糊地感覺到這一切與她不是男孩子有關，但是年幼的她根本無法去尋找一條改變現狀的路，她只能用更為懂事的行為來安慰可憐的母親。

當時鳳根隨著母親，進了張家大院，何阿英帶著鳳根在後院傭人住房住下，懂事的她處處留心，唯恐不小心闖出禍來，惹得主人家討厭。這個陌生的環境遠不如在窮街陋巷裡自由，使小小的鳳根感到緊張害怕。

在張家大院，行動上的拘束和生活中沒有同齡玩伴的相伴，時

間久了，使原本一個活潑、伶俐的小女孩變得不愛說話，開始靜默寡言。在阮玲玉死後，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說她自小賢靜寡言，「終日端坐」，似乎是她有與生俱來的端莊嫻淑之德，卻不知正是這種令人窒息的生活環境活活扼殺了她自有的活潑天性。

窮人家的孩子是早熟的。鳳根隨著母親給張家當小丫頭，小小的年紀就學著打雜、洗衣、給老爺擦皮鞋、替太太抱小少爺。唯有相依為命的母親把這些看在眼裡，記在心上，暗自心疼她。炎炎夏天，看到她累得滿頭大汗，面色通紅；寒風冬日，瞧見她雙手起了凍瘡。母親趁著主人家出門的時候，就讓她放下手上的活計，悄悄去休息一會兒。母親見女兒從小就有孝心，心底甚感安慰，似乎也平添了不少生活的勇氣。她對相依為命的母親有著深厚的感情，她成為電影明星，也無不以母親為念，直至臨死前那一刻，還仔細地安排了母親日後的生活。阮玲玉的孝心，在當時的電影界是眾所周知的。

鳳根總是在休息時候溜到附近的一所小學，從校門的縫隙裡偷望男女孩子們上課的景象。有時，湊巧孩子們放學了，她就躲得遠遠地看他們嬉鬧、打架。他們都穿得很整齊，背著嶄新的小書包，有的孩子的父母，還在校門口等候迎接他們。這給鳳根幼小的心靈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也使一個難以管束的想法在她頭腦裡轉了又轉。隔了好一陣子，她看到母親忙完了活心緒較好時，終於忍不住向母親央求去上學。母親聽到她的要求，半天沒有說話。而當她拉著母親的手，一再懇求母親讓她上學時，母親的心動了，雖然母親心裡知道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母親是這樣一個聽命、老實，苦苦掙扎於生存邊緣的婦女，她沒有馬上答應女兒的要求，因為她明白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學費、雜費、書本費、衣著這一連串的費用，對當女傭的她來說是很難應付的。再說，女兒上了學，還能在主人家吃住下去嗎？母親找不到答案。

母親的心在鳳根那次懇求後，確確實實留下了無法擺脫的印記。鳳根是她世上唯一的親人和寄託，何況鳳根自小體弱多病，丈夫剛去世之際，自己曾將她寄養在一個乾姐妹家中，一場大病整整兩個月才漸告痊癒，那次幾乎葬送了鳳根一條小生命。母親沒有文化，但身居上海這樣繁華的大都市，也知道讀書才能有出頭之日。從此，母親默默地賺錢，更加在主人家賣命地幹活，博取老爺、太太的歡心。

於是，鳳根八歲上學唸書，改學名為阮玉英。起初，她進的是私塾，第二年，便轉入崇德女子學校。





崇德女校的女生

在十里洋場的舊上海，阮玲玉透過黝暗的窗戶，瞭解了什麼叫富有，什麼是貧困。於是阮玲玉不甘向母親索取更多。然而她向母親要求的並不是財富，而是對母親說要讀書。一個女傭的女兒，說她想要的是知識，足見阮玲玉從小就是怎樣一個與眾不同的女孩。在母親的努力下，阮玲玉如願以償上了私塾。母親小時候也讀過私塾，見十幾年過去了，女兒讀的還是《三字經》、《女兒經》等一套老舊的東西，雖然她還不懂得西學、國學之別，但憑直覺將阮玲玉從私塾轉到了上海著名的崇德女子學校。

當時，進入洋學堂讀書還是比較時髦之舉，每學期不僅僅要繳納一筆為數可觀的學雜費用，此外還要繳納書費、文具費、校服費、手工費、文娛費和遠足費。如果住校還要加上住校費和膳食費等等。所以，一般貧苦人家的子弟是進不起這樣的學堂的。因為張家老爺正是崇德女子學校的校董，經過母親的懇求，阮玲玉才得以半費優待進入崇德女子學校讀書。當時的西式小學也是可以住校的，一方面是照顧路途遙遠的學生就讀，另一方面也是歐式教育為了培養學生集體生活的習慣和獨立生活的能力。在這裡，阮玲玉進入了相對而言較為自由的環境，比起在張家後院生活時，其精神上的壓力和行動上的拘束沒有了。

在入學之初，母親就叮囑阮玲玉，不要對任何人講起母親是傭人。在那個崇尚財富權勢的社會中，衡量人的價值的標準是財富和權勢，窮苦人懾於這種市儈的觀念，卻無奈地也要躲著這個窮字。這個字一旦沾身，恥辱多半終身相隨。母親的教誨，阮玲玉牢記在心，在學校裡，對自己的家庭身世也一如既往地保密，從不與人深談。即使是後來，在阮玲玉生前，電影界和社會媒體對她的身世也不甚了了。

阮玲玉儘管沒有因為上了小學、上了初中而改變了她的貧窮，但是讀書的感覺卻讓她無端地高貴了起來。而她在中學時最喜

愛的書，竟然是那本《鄧肯自傳》。她崇拜那個自由而反叛的美國舞蹈家，讓她自以為渺小的人生，從此隨鄧肯一道飛揚了起來。

上海崇德女子學校是中國最早的女子學校，也是上海最老的新式學校之一。它創辦於一八五五年，是一所教會學校。阮玲玉從九歲到十六歲，一直在崇德女校讀書。那時女校學生在校都一樣打扮，剪著齊頸短髮，垂著齊眉劉海，上身穿著長僅及腰的半長喇叭袖白色斜襟小褂，下著青色過膝裙子的校服。阮玲玉雖然一樣的布衣素服，卻也整潔得體，反而襯托出她的天生麗質。

到了阮玲玉十四歲小學畢業時，聯華公司所出的小傳中形容她此時是「亭亭長成，瓊葩吐艷，朗朗照人，雖荆布不飾而韻致嫣然」。那時的學校是小學初中一貫制，小學畢業後，阮玲玉就直接升到崇德女校初中部就讀。那年是一九二三年，正值阮玲玉十四歲的豆蔻年華。阮玲玉在校期間，由於視野的開闊有了更多的機會思考人生，她那與生俱來的憂慮氣質似乎更濃了。閒時總愛凝目沉思，有時嫣然一笑，但隨即又收斂住笑容，慢慢收緊眉尖，顯出一副幽怨的神氣來。她的一個同學在回憶阮玲玉於崇德女校讀書時的情況說：「她既不漂亮，又不摩登，不過臉上幾點細麻麻得很俏，態度也生得風騷一些，尤其是那一雙眼珠，滑溜溜的真攝人魂魄。」一個女子在一個適當的時候，一個適當的地點，開始綻放自己獨有的美麗。若是一枝無名的小花，怕也是開得滿城轉香。

然而，上學對這對寡母孤女來說，實在是難上加難的事，費用的重擔自不用說，母女倆又沒有一個自立門戶的家。她倆得苦苦求情於心腸較好的主人家，讓母女倆有一個棲身之處。在阮玲玉沒有住校之初，她放了學後，還得像小丫頭一樣幹活，比往常更賣命地幹活。年幼多病的阮玲玉，並沒有被這種艱難的境遇壓倒，隨著年歲的增長，隨著知識的積累，她因為唸書而

變得自信、堅強了。

這種發自內心的精神的力量，使她自小有無窮無盡的求知慾。她比許多富家的孩子學得認真，進步得快。年幼的孩子，誰不貪睡呢。而她，常常忙到主人們睡了才能學習，常常要熬到深夜；天色微明就得起床，偷偷溫習了功課又得幹活。她不覺得苦，也不怕累，一心要唸書識字，成為「自立的女子」。





特殊愛好

當時的大上海，是帝國主義、官僚買辦、富商闊人的天下，同時也是經濟、文化發達的大都市。阮玲玉漸漸在這兒長大了起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她也越發的美麗動人。學校裡的功課對她已經不那麼費力了，課餘她開始去主人家的戲院裡看戲或者借許多小說之類來讀。戲曲和小說的類型都是五花八門，非常豐富，而阮玲玉從中一次次體驗了不同的人生、各樣生活的甜酸苦辣。她嗜書如命，終生不變。擇書、讀書的旅程，使得年輕小小的她，開始潛意識在嘗試人間冷暖，世態炎涼。這也不知不覺地激活了她身上的藝術細胞，對她以後走上電影演員的道路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阮玲玉很早對戲劇就有了特殊的愛好，常常在空閒時跑到廣東戲院去看戲。戲院裡的管理員見她是那樣的嬌憨伶俐，也很歡迎她來。阮玲玉經過長時期的觀摩，對表演藝術有了相當的領會。一個人的青少年時代，往往是智力發展、成才的關鍵年齡時期。阮玲玉在這一時期，對表演藝術的熱愛與耳濡目染，為日後她在銀幕上達到相當的成功作了很好的鋪墊。當時在崇德女校讀書的阮玲玉，學習刻苦、用功，成績優秀，又十分喜愛文藝活動，在學校的遊藝會上，經常表演文藝節目。每逢假日，她就和幾名要好的女同學們一起，到影戲館裡去看電影、戲劇，並對電影表演藝術開始心生羨慕，憧憬著將來的銀幕生活。她最喜歡收集好萊塢童星秀蘭·鄧波爾的影照。這時的她，在心底早已對電影藝術產生了仰慕，認為能獻身銀幕那一定是一件最最幸福事，雖然也充滿了困難。

一九二二年初的一部電影《海誓》，令阮玲玉和她的夥伴們既覺新鮮又受感動。雖然以今天的眼光觀之，《海誓》無疑是一部極其平庸的電影，但《海誓》卻是中國最早的三部長故事片之一，不僅有完整的故事，而且製作也比較認真，尤為稱道的是該片的女主角殷明珠。

如果說《海誓》曾使得小學高年級的學生阮玲玉對中國電影產生了興趣，並有了一種朦朧的嚮往，那麼，一九二四年底上映的一部中國電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明星電影公司攝製的長故事片《孤兒救祖記》，則使那時的阮玲玉對電影有了更為深厚的感情。女主角王漢倫的傑出表演激發了玉英演電影的最初願望。應該說，殷明珠和王漢倫的成功，為阮玲玉、胡蝶等這些比她們年輕了幾歲的後來者，衝破世俗偏見，順利地走上銀幕，開闢了一條道路。

